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夏允彝瑗公參閱

王翰林奏疏

疏　王叔英

資治策疏　富民之術

葉居升之疏似賈生此疏似仲舒皆盛世石畫之文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

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頗知其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汚雜之衆。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末衆之害也。養

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于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强兼

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繇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係于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于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高帝時法嚴田冊一定吏不敢請民不敢詭故肥瘠輕重多有未均者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

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遥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輸富民之租者繇是官民之田其實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繇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

而未裁滅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繇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繇是爲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汙民。是則于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

獲福。且轂巳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若少。實繇於此。此僧道有汙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于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

而無益于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緜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于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古之王者止以六軍布畿內耳若合天下皆自守之如今制則列國之兵何啻數萬哉）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乎。儲蓄之未豐。實係于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

衙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繇于此斯二者豈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于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寖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繇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繇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縣人

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緣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于近利者衆。故其人洿池多以數罟。緣是材木不給，魚鱉不充。此所謂土

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備。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于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窠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

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于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務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竊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之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于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

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李 雯舒章參閱

榮國恭靖公集

頌 姚廣孝

神龜頌 并序 神龜頌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陟遐以來至今永樂二年已

及七祀、今　上皇帝陛下、爲繼體之　君、受　命膺籙、思念　太祖神功聖德、夙夜靡寧、欲立碑　孝陵、而未得其石、乃召石工四出尋採、而不有獲、一日工至龍潭、俄遇一石、長闊數丈、钁土深三丈、未見其根、偶于石罅中、得一石龜、僅盈尺、隆脊而昂首、蟠尾而藏足、其靈光燁燁射人、工獲之而進焉、　上大悅、擇日於　奉天門賜文武羣臣觀看、羣臣莫不忻忭稱賀、實爲希世之大寶也、噫、此豈非　聖君孝誠之至感乎上下神祇、而致斯祥哉、　皇祖在天之靈、得不

慰悅而昭鑒也、太子少師臣姚廣孝、不揣短才、忝官文職、睹玆嘉禎、登答默默、於是稽首頓首、獻以頌曰、

於赫 皇祖、道齊遂古、 上帝錫祜、肇基洪武、爲天下之父、爲天下之父。孰敢不來服。惟 帝用賓、棄我下民、我民其傷、如喪吾親 嗣皇爲 君、桓撥孔匪、舊邦維新、思我 皇祖、夙夜靡有寧。烈烈 神功、巍巍 聖德、後古是則、須以銘刻、用彼玄石、玄石潛密、遐搜罔得、猗龍潭之陽、石乃發祥、嗣皇孝彰、神龜是張、龜文其甲、惟 天之假、非果非獨、非使非禁、大寶

煥若著　君之明達維龜匪偶千歲寔久其神寔守其神寔守徵　君之壽　君壽無疆股肱惟良以綏遐荒子孫用光萬世其永昌

平安南頌　并序　　平安南頌

是時輔臣俱有頌榮公其一也

臣廣孝頓首載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三十二年已來奸臣惡黨亂我家邦　陛下惟　皇祖社稷是慮不免興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雖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天下太

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奇珍異獸進無虛日臣子覩之無任忻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享太平之福於無窮也比者安南孽臣叛逆無道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戮其醜四海萬邦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奏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　賀臣忝居文職不愧年耄才疎謹撰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於赫　皇帝惟古聖智不殺爲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惟寧干戈用藏

六合雷聲　君明臣良天下太康迺緝迺熙迺播迺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効奇獻琛輸賦以慰元元以畢安安烏章椎髻皆識衣冠而賜靡尼有秋可穫萬邦同懽率繇禮樂蠢爾安南姦驕貪婪不保其國弗畏于天　上待以義每加柔惠不思修省猖獗愈肆以侵我疆以虐我民　天若不討　天失其仁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命上將如彼方虎軍行南圖一出　睿謨授以節鉞無梗弗鉏　天兵烈烈威震百粤狐鼠跳梁自取誅滅厥城以夷厥醜以鉏海波

不動。春日遲遲。神武無敵光昭　天德殺以不義以生萬國。羽書南來。奏捷　彤墀。羣臣稽首。載蹈陳詞炎荒旣靜。銅柱斯永。刻石天厓。終古不泯

平胡頌　幷序

臣昔聞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繼天立極。平定四海。成大一統。分封諸子以藩　王室。緊我　太祖見。　皇帝陛下蚤具大智。雄武英斷。出於人上。遂封於燕。　太祖嘗謂羣臣曰。吾　王坐鎮朔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四十餘年。

引先朝事得體

天清地謐。胡塵不飛者。皆　皇帝之力也。洪武戊寅
太祖賓天　皇帝繼登　大寶、應天順人、四國仰化、
九夷來歸、梯山航海、貢犀象而獻寶玉者。　庭無虛
日。三軍萬姓、雍和緝熙、若唐虞之世。天地神明。至於
昆蟲草木。罔不喜豫。　陛下端居　九重、退奸進賢
崇德信道、以詩書為宮室、禮樂為囿苑、文章為冠裳
仁義為心腑、恭儉淵默、正己南面、古之賢王、遠不及
矣、惟此殘胡遺孽、梗化不庭、跳踉草野、肆虐僭殺、
皇帝曰吁、此胡虜者、生於沙漠、昏憒無知、而未嘗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所以從逆滋惡徒欲殄厥命耳朕
甚憐之且遣使賚　勅書以撫諭欲其自省改惡而
全生也豈意胡賊反不順　命拘殺我信使寇擾我
邊陲　皇帝不得不怒乃謂廷臣曰胡賊禽獸人也
不知禮義惟務横逆罪不可宥朕當親率六軍以討
之羣臣載拜稽顙言曰蕞爾胡虜狐豕之類跳踉叫
呶於無人之境豈知　天之大小也若舉兵討之烏
足以當我熊虎之將願　陛下運籌於　九重之上
決勝於萬里之外可也氷谷雪積人所不堪其可枉

聖駕。而勞玉體歟。　皇帝曰吁、卿等所言、愛朕之過也。豈不聞軒轅氏之戰蚩尤於涿鹿乎、朕但知殺賊以安天下、何恤此行勞苦、爾卿等無載言、於是卽命將帥、整師旅、齊隊伍、節鉦鼓、禡旗纛、鑿山開道、輓粟飛芻、百物畢備、差日啓行、爰于永樂庚寅二月、春日載陽、東風扇和。　陛下出九重之城。御六龍之車。百靈導於前。萬騎擁於後。金盾雕戈而耀日。羽旄彩幟以遮天。虎賁之士。何其勇也。魚麗之陣。何其大也。號（是時三大營卒訓練整肅故擇日行師神速如此）令一出、遵行恐後、奉公惟匪不速而疾、曾未及月、卽

抵虜境、羣兇嗷嗷、無處逃命、摟其窟穴、盡其醜類、所獲馬駝牛羊不計其數、掃淨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甲、兵不血刃、誠爲王者之師、自古所無有也、凱奏駕還、山川清明、父老黔黎、爭拜於道、昔之呻吟者皆化爲謳歌矣。皇帝乘　鑾輅。登　天門。御　宸極。告　社廟。天日順祥。神人胥慶。太祖昔封　帝于燕。坐鎮朔漠。孰知今日之明驗也如此　太祖在天之靈。寧不慰悅也哉。皇帝陛下。神功聖德。當載之史冊。被之絃歌。勒之金石。以垂萬祀。此臣子之所先

務也臣廣孝忝在文職雖短才淺學不足以發揮盛烈豈可默默而已乎遂作頌百拜以獻頌曰於赫皇帝蚤以雄武受封燕兮坐鎮朔漠胡塵不飛四十年兮　太祖陟遐繼登　寶位握乾符兮道齊三皇子養萬姓永蘺圖兮薛邑犬馬珠玉金貝不爲寶兮詩書禮樂制度文章是所好兮退奸進賢化育流行天下平兮胡虜無知猖獗草野侮邊城兮　皇帝赫怒卽日舉兵　躬行討兮狐豕之類彼惡敢當若推槁兮六師煌煌萬騎晉晉示　天威兮直抵虜境聲

兇酋皇無所依兮，殲厥大憝，宥其徒衆，何寬仁兮，士卒卷甲。兵不血刃，盎如春兮，凱奏　旋還。歸馬放牛。如雲集兮。父老羅拜。來迎　鸞輿。歌且懌兮，龔於山川告于　社廟。鬼神會兮。北南一覽。盡歸　王化。大無外兮，　神功烈烈。　聖德巍巍。與　天齊兮。紀諸史冊，刻之金石，昭萬世兮。

書

與夏尚書　太祖實錄

僕衰老，欽蒙　聖恩優存在家，終日杜門沉坐，惟觀

佛待盡餘無足言者區區所念 太祖實錄萬世法則此是 國家至重之事廣孝年來恭 命監修忝與閣下同事然僕老且病才短識疏罔知所以不過書名而已爾蒙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迹定鼎征伐［而朝實錄叙事繁簡得其言有條理非以後數朝之錄可比］等項且喜稾完㞢 進了當其餘事類全賴閣下與祭酒學士諭德諸總裁先生商議凡事訪問稽考從實修纂補遺潤色次第成書以副 上意也如或延緩歲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閣下諒察

檄　　　　張輔

檄諭安南

是時新城侯爲大將故檄文歸之

安南密邇中國、自我　太祖高皇帝、肇膺　天命、統一寰區、其王陳日煃、率先歸順、錫爵頒恩、傳序承宗多歷年所、賊人黎季犛父子爲其臣輔、擅政專權、久懷覬覦、竟行弑奪、季犛易姓名爲胡一元、子黎蒼爲胡奄、謬托姻親、益彰威福、手弑其主、戕及合家、肆逞兇暴、虐于一國、草木禽獸、不得其寧、天地鬼神之所共怒、　皇上卽位之初、隆懷遠之德、黎賊父子遣使

入朝、挾姦請命、稱陳氏宗族已絕、已爲其甥暫權國事、朝廷惟務推誠。未嘗詐逆、而前安南王之孫爲所迫逐逃入老撾、轉請京師、訴其罪惡、朝廷初未之信後因安南使人識其非僞。悲喜慰勞、不忘故主。遂以璽書告諭。且欲興師。黎賊父子、知國王之有後、慮天兵之下誅、遣使陳詞、乞赦誣罔、請迎歸國、以君事之、朝廷信而不疑、略其舊過、嘉與自新、悉從所請、遣使者以兵五千、護送還國、而黎賊父子、包藏禍心、設伏境上、遮拒天兵、阻遏天使、執殺前安南國王之孫、

使臣以聞、皇上震怒、特命將兵八十萬、討除逆賊、惟茲伐暴之師、必著聲惡之實、賊人黎季犛父子兩弒前安南國王、以據其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宗族殆盡、罪二也、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國名大虞、妄稱（依托胡氏、自以爲虞舜之後也、故以爲國號）尊號、紀元元聖、罪三也、視國人如仇讐、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使民手足無措、窮餓罔依、或死填溝壑、或生逃他境、罪四也、世本姓黎、背其祖宗、擅自改易、罪五也、憑陳氏之親、妄稱暫權國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聞國王有孫在京師、誑詞陳請

迎歸本國以臣事之及朝廷赦其前過俯從所請而益肆邪謀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其安南國王之孫姊被迫逐羇死一生　皇上仁聖矜憫存恤資給護送俾還本土黎賊父子不思感愧竟誘殺之逆天滅理罪八也寧遠州世奉中國職貢黎賊恃強奪其七寨占管人民殺虜男女罪九也又殺其土官刁吉罕之婿刁猛慢虜其女婦亦以為驅使強徵差發銀兩驅役百端罪十也威逼各處土官趨走執役發兵搜捕夷民致一槃驚走罪十一也侵占思明府祿

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及朝廷遣使索取、巧詞支吾所還舊地、十無二三、罪十二也、還地之後、又遣賊徒擄西平州、劫殺朝廷命官、復謀來寇廣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賴新遭父喪、即舉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又攻占城板達郎白黑等四州、盡掠其人民孳畜、罪十五也、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餘隻、及占沙離牙等地、罪十六也、占城爲中國藩臣、既受朝廷印章服物、黎賊乃自造鍍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帶等物、以遍賜其王、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尊

中國、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兩加兵、罪十八也、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國、黎賊以兵刼之于尸毘奈港口、罪十九也、朝貢中國、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職、使之爲使、如此欺侮不敬、罪二十也、斯其大者、餘不悉言、惟黎賊父子不臣之罪、滔天罔旣、理不能容、其諸國人、遭罹荼毒、積有歲年、深可憐憫、天兵之來、正爲弔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祀、已嚴飭將士秋毫無犯、可皆安堵如故、勿妄驚疑、其脅從官吏、本出威逼、實非心從、可各安職役、皆不加罪、若曾同惡協

謀、今能改心易慮、幡然效順、亦許自新、原任官職亦仍其舊、其有各國之人。見在安南經商。或被拘留者、可悉赴軍門自陳。即與護送還國、其有願留貿賣者聽。若能爲一國之人造福。生擒黎賊父子。送至軍門者。重加爵賞。敢有昏迷不悛、助惡拒命、天戈一指掃蕩無遺、待黎賊父子就擒之日、即會集爾官員將吏國人耆老。選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雪幽冤于地下。解倒懸于國中、上以副　皇上之心、下以慰爾民之望。

露布

進平南獻俘露布

平南露布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刬惡必鋤其本根而絶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奃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妖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　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孥戮之

憂、橫斂剝民、家被搶掠之害、卿寃動地、無辜籲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過　天朝之

使、賊殺故王之孫、咒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

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

鸇鵰鶚、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

（雖用四六體而行兵節度俱已載之詳矣）

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

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

（皆交南地名）

下。餘孽如蟻蝗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燔火

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侶。市歷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

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眾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倏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悶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遊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

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羣兇、梟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之敢遏、銃砲雷鍧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勢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首敗、其徒

黨棄槊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開賊首等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腸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于膠水、復陳師于交州、誓殄賊以寧邊、嘗奮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橫海將軍魯麟等、幷土人知府莫遂等、臣晟調指揮李節、幷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

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擧蘋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衂、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吏門涇鵰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遁于義安府深江、狐疑猶豫

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厲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懷巫凱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盧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兵震慄、焚舟欲竄于新平。餘黨離披、投杖來降于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丁能、驃騎將軍劉賽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衞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督艤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艦。五月十一日軍士亦敘功以獲賊首也兵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

李䕫黄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月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于盎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澹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擄阮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犛弟姪黎源㫖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追脇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掃

魍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僣竊跳梁、狃于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於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于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癖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戡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玁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

是皆　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鈬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偽官別具奏聞臣等會無汗血之

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　廟社仰荅　神靈盛醢以賜蠻夷用昭　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忻忭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勤卣
陳玄藻鑑先　參閱

蹇忠定公疏

疏　蹇義

銓官事宜疏　銓選

在京各衙門官、原有定額、近因事煩、額外添設、不無冗員、宜令各衙門依定額選、留餘並送部別用、在外

大小衙門官、亦有多設、宜令所隸上司、嚴行考覈、其罷軟不勝、及老疾貪墨者、悉送赴部、今年所取進士、諸司無缺銓注、各王府教授伴讀多缺、擬于第三甲內選用、仍令食進士八品之祿、第二甲第三甲進士、擬量留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遇缺取用、餘悉遣歸進學、凡冠帶舉人、亦令歸進學以待後科會試、諸司歷事監生、例于三月後授官、近因少缺、有一年未授者、而內府辦事監生、止是謄寫奏本、查理文冊、稽算此依託內官之故數月、別無政務、比內官監奏准半歲授官、而歷事監

生有政務者授官反遲今後宜令所司內府辦事監生月日滿者定例給賞仍令同監進學依次歷事出身

上言十事疏　時政利弊

其一曰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此祖宗舊法今復奉行）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

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係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污、舉主連坐。　其二曰在外諸司官吏、即今雖有所轄上司、及巡按監察御史考察、然率苟虛故事而已、宜從吏部都察院申飭、務在考察嚴明、賢否有別、若因循苟且、仍使不才者僥倖在職、所轄上司以違制論、分巡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各以失職論、其所屬官員在任應考、而賄緣推避、及所轄上司不依期考察者、事發各坐以罪、　其三曰在外軍民利病未盡上達者、蓋由諸司官吏不恤下情、共爲蒙蔽

宜選在京四品以上文職官、廉明謹厚者。分行天下。詢訪軍民利病。廉察官吏賢否。舉求遺逸。敦禮高年。存問孤窮。俾理冤滯。則下情庶可周知。官吏有所恐惧也。其四曰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一體論罪。

其五曰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錄無冤。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所以法得其平。

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寃抑，因何敢辯，宜令如舊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其六曰在京各衛成造海船等件，所有物料，雖是官給，然有匠作原計數少，或該科放支斤兩不足，率令軍民賠補，頭會箕歛，侵損非細，宜令工部委官與管工官從實覆。計不足之數，官爲補支，不得科擾軍民。該庫關領之際，必依足數放支，巡視御史等官就于庫外覆較明白，封記放出，若官吏減損其數，而御史等官不行執法，從公較驗，一體罪之。其七曰工部買辦諸

色物料、中間或京庫見有、或非急用之物、一槩派下。有司得以科擾作弊。宜令工部查非急用之物、即皆今諸色物料派州縣皆每供官吏之除扣及奸商之侵漁而已停止。若京庫見有。則就關支。免致科派。民受其害。

其八曰各處人民、賠納官物、多有貧難、賠償不得、而以其情告官。官不為理。更加督促。計窮勢迫。願投充軍。原其本情。豈所得已。今後若有此等。合准所告。其賠納官物免追

其九曰各處逃軍逃囚。多有藏匿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糾衆為非。宜令兵部榜諭。許以自新。就于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囚送

所司發落。其十曰各處犯罪問發北京爲民、及充軍種田者、或有逃逸、例皆全家起發、若有原籍丁多、粮重應當別差、及充軍等項、全家起發、似亦未宜、今後如有此等止取一丁、連家小先發赴屯如得原逃正身。依律斷遣。免其全家起發、

夏忠靖公集

頌　夏原吉

河淸頌并序　河淸

永樂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至永樂三年春正月十

八月黃河水清凡數百里於是泰王及高平王相繼奉表稱賀 上謙讓弗居群臣固請咸謂不可不承天心以虛靈貺遂俯狥輿情受賀于泰天殿慶協神人歡騰朝野猗歟盛哉誠亘古以來非常之奇遇也臣伏念自古王者政平地出醴泉聖人在位海不揚波禎祥所見必有非偶然者欽今 皇上以天縱聖神削平內難簡賢命良省刑薄賦恩覃乎遠邇德被乎豕魚至和氤氳充滿無間由是嘉禾生仁獸至野蠒成神龜出然猶未足以擅厥美迺致黃河水清綿

亘數百里。豈非天意，欲以彰 皇上之潔白一心，澄清九有，內體乾德，外著陽剛，故特以此而爲休徵之應哉，是蓋不獨爲 皇上一身之慶，而且爲華夏億兆民之慶，不獨爲 朝廷今日之祥，而且爲宗社千萬世之祥矣，臣原吉忝綴六卿，獲睹盛事，雖匪才淺學，莫克稱揚，然忻忭之餘，不容自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皇 太祖，孔神孔武，受命自天，奄有下土，綱陳紀立，禮備樂明，熙熙皞皞，民樂太平，龍馭上征，作賓于帝，群姦肆欺，搆孽生厲，穆穆我 皇，應天順

人。嗣承寶曆。大命維新。廼揚聖謨。廼開舊制。僉兆歸心。蠻夷奉贄。餘祲屏息。至和誕敷。天錫靈貺。用作貞符。既有嘉禾。復有仁獸。野蠒神龜。迭見先後。所發未艾。黃河載清。亘數百里。湛徹虛明。華彩畢呈。光輝交煥。澡浴日星。涵濡雲漢。無污不滌。無垢不消。無微不鑑。無蘊不昭。造化周旋。兆爲臻此。垂象從類。以彰厥美。繄　皇秉心。淵淨潔瀅。日新又新。　聖德孔宏。爰熙庶務。昭融洞徹。光臨下土。如彼日月。體信達順。上格于天。天道不違。因河以宣。彼河斯清。匪水所發。維

皇治功維　皇心法。治功心法。昌徵于河源深流長

遺祉之多。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於千萬年。永配天

地。

平安南頌并序　平安南

聖天子以　皇天眷顧之隆、　太祖高皇帝付託之

重、乃　御大歷服、典司神人、綱舉目張、禮明樂備、品

物咸遂、福祥並臻、五年于茲矣、而安南賊臣黎季犛

戕暴其君、魚肉其民、侵逼鄰邦、侮辱朝使、　皇上以

戎狄蠻貊、不可律以中國憲度、逭誅曠罰久矣、季犛

不知悔禍、益肆姦狂、於是內而百官。外而占城。合辭
請討。 皇上乃徇輿情、命大將帥師征之、中軍擣其
中、左軍折其翼、右軍犄其角、而占城舟師、復扼其奔
逸之路、季犛自知罪在不赦、冐死力抗、然而上下解
體、兵敗身縛、其務從將領、遐遠部落、悉皆蒲伏乞哀。
受命于吏。請比內郡。乃立都指揮布政按察諸司、選
用守令、以撫安其衆、累世逋寇、一朝剪除、報至闕庭
中外稱慶、臣按周宣王平淮夷、唐太宗擒頡利、當時
文人咸形諸賦詠、以紀宏休、臣職備民曹、敢不採摭

事實揄揚帝載發為歌頌以顯示無極頌曰於昭上
帝。眷命我　皇。上承大統。下撫萬方。孰危未寧。孰昧
未明。敷我彝典。俾各遂成。旰食宵衣。不自滿假。方吐
圓顱。咸藉陶冶。萬山宗泰。衆星拱北。駢首稱志。無思
不服。相彼安南。稊米黑子。敢爾跳梁。干我天紀。命將
往問。出車彭彭。彼頑率醒。奮臂以亢。乃哀其徒。鷄翎
是扼。金鼓一鳴。倒戈以北。湯湯富良。彼恃天塹。我師
飛越。胆寒心顫。土崩瓦解。逃生無門。艸薙禽獮。噍類
罔存。爰立司牧。樹守設牢。邪間無蘖。恤其飢餓。乃旬

乃宣于仁于禮、簞食壺漿、我　皇久徯、稽顙致詞、始迷不知、詎意今朝、重覩漢儀、婦語耄倪、服我疆畝、我怙我恃、父母不遠、仰祝　聖主、億載萬年、　聖子神孫、寶祚綿綿、周伐淮夷、江漢歌雅、宋擒劉鋹、凱歌獻社、斯皆內地、奚足揄揚、矧茲駿功、可無頌章、爰摭事實、載陳盛美、勸忠塈頑、垂示無已、

舍漢事而引宋事何其不典然鉏公之作不宜律以文也

瑞應騶虞頌　并序　騶虞

洪惟　皇帝陛下、纘承大統、克勤庶政、聲教誕敷、仁恩旁洽、天地既位、萬物自育、而瑞應駢臻、不可殫記、

乃宣德四年春、滁之來安、有騶虞二、見于石固山、南京守臣襄城伯臣李隆、以之獻于闕下、詔賜群臣觀之、蓋猊首虎軀。白質黑章。修尾隅目。而其性甚馴。真盛世之瑞物也。臣原吉退而稽諸載籍曰、騶虞仁獸也、天下太平、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竊嘗考之往古、惟見詠于周之詩人、自時厥後、千數百年之間、曠焉莫之覩、我朝自　太祖高皇帝、肇興鴻業、至于　太宗文皇帝、紹承厥緒、積德累仁、至深至厚、海內康寧、四方無警、然後騶虞迭出、臣獲見焉、及我　皇上踐

祚以來、禮樂刑政號令法度之施、一遵　祖宗之舊、與民為信、無所更革、故和氣充周、而茲仁獸復見于滁、滁固畿內之地。且又兩端並出、匹休麗美、何其盛哉、　聖德之所感乎、　皇天之所眷佑、于此端可見矣、昔者白雉獻于越裳。天馬來自西域。猶且紀諸簡書。見于歌詠、傳誦至今。矧茲嘉瑞、出于中國畿內之近者乎。是宜被之聲詩、以昭　聖德垂示無窮、臣雖拙于文辭、然躬覩盛美、不敢以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惟我　聖皇總統萬方。禮樂明備、治具畢張。民

安其所。物無疵癘。和氣氤氳。鍾爲嘉瑞。惟茲嘉瑞。匪熊匪羆。匪角匪鬣。曰惟騶虞。玄靈之文。玉雪之質。修尾回風。雙瞳炯日。飢不暴物。行避生芻。由心之仁。匪人之驅。神行電邁。千里一息。其性則然。不以其力。侶遊儷美。同出一時。不產他邦。乃在郊畿。守臣致之。獻于丹闕。自然馴伏。 聖情欣悅。百辟環覩。歡動明廷。曰惟茲獸。瑞世之徵。惟瑞之徵。惟 天子聖。聖德格天。受天之慶。惟慶之錫。惟 天子明。聖壽齊天。億千萬齡。

瑞應白烏頌 并序 白烏

景陵全盛之朝，人值好文之主，當時侍從多先朝舊德，典頌之文未称盛美，可嘆也

皇帝臨御之五年，實為宣德之四年，廣東海陽民以二白烏來獻，進覽之次，賜羣臣觀于廷，雪質瓊姿，玄眸玉喙，怡然馴淑之態，充然慈孝之心，誠歷代之嘉禎，太平之上瑞，其出也，豈偶然哉，謹按瑞應圖曰，帝王禮敬宗廟，備于孝慈，則白烏見，又曰帝王肅敬宗廟，仁孝篤至，則白烏見，欽惟我　皇上稟聰明睿智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自纂承丕緒以來，夙夜孜孜勵精圖治，簡任賢俊，而興修禮樂，旌別淑慝，以振立

紀綱、明罰愼刑、期民無愁嘆之聲、薄賦輕徭、輿野有謳歌之樂、至于承事宗廟、則尤嚴禮敬、奉養 聖母則篤盡孝誠、無一事而不適中、無一物之不得所、是以穹祇昭格、海宇清寧、和氣充溢乎兩間、皇風彌布乎六合、凡諸福之祥、諸物之瑞、莫不駢臻疊至、以應昌期、然不能一二足也、故此白烏雙見于海甸、而其民之愛戴乎上者、不遠萬里、貢于闕廷、以兆我國家萬萬年太平悠久之徵、以昭我 皇上萬萬年仁孝廣大之德、猗歟盛哉、臣叨列清班、獲瞻奇瑞、雖才識

踈陋不足以稱揚盛美然欣忭之餘不能自默謹拜
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我　皇聖神文武纂承丕圖
撫有九土九土奕奕兆姓蚩蚩匪弘治化曷臻雍熙
乃殫　聖衷乃勤　聖質宵分而衣日昃而食旌別
淑慝登崇俊良制禮作樂振紀立綱禮樂昭宣紀綱
明肅惟賦惟刑是輕是恤百度既修庶績咸熙仰惟
宗廟敢忘孝思孝思維何奉先追遠禴祠烝嘗一嚴
禮典載惟　聖母壽慶天齊致孝致養前聖曷希於
周有昌於虞有舜　皇心之同篤盡敬順敬順既篤

聖德益隆穹祇昭格神明感通克充兩間和氣勃鬱靈貺薦臻嘉祥疊出乃歲巳酉七月仲秋爰有雙烏見于海甸雪質鮮明霜姿瑩潔修喙若瓊玄眸點墨不驚而擾不暴而侵馴淑之態孝慈之心貯以雕籠繫以文帛遠獻星軺入貢天闕龍顏悅視臣鄰聚觀懽騰丹陛喜溢金鑾惟此雙烏實國之瑞 聖壽以彰 聖心以慰嗟嗟小兆叨際清時覩此嘉瑞贊詠敢稽惟 皇聖明道超三五安輯羣黎繩其祖武惟皇聖明壽齊天地萬億子孫傳承無替

疏

一蘇松水利疏　開濬三江

忠靖公治水我吳厥功甚偉考其文集及永樂實錄經書湮沒殊為可恨。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臣時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俞吉齋水利集以賜臣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是原吉上奏但臣忝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　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同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參考輿論頗得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

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潮沙漸漲潮汐沙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

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洪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時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